



莊子南華真經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以可事
名篇

後說
也第
子也
倫得
獨得
也畏
壘山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為得老聃之道，以比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往，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

且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拘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
 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鱔為
 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夫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
 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
 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殤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
 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
 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
 妄鑿垣墻而適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
 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札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
 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

日中穴不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
 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越
 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
 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
 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
 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
 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
 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耶魯雞固能
 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

鴻大 鷄大 皆來 之衆 言其 多也 朱頤 也 頤 也

亡人 失其 之心 之入

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及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

獲音 獲音 也 捷音 捷音 也 也

哩誦 哭挽 手不 也 不伸

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予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問，一道德，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合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者終日嗶而嗑，不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自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

也字

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永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

也靈

是也

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為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跛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憐于志藝鰓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

也發

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惡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踉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蹶然而喜矣。

同實

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譽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譽欬吾君之側乎？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无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之本也。君自此爲

名兵陣 名門 名也 步卒 鎬壇 之所

大隗 大道 也 七聖 黃帝 方明 昌寓 張若 滑澗 見關 滑澗 人九七

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
造形成固有代變固外戰君亦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間
无徒驥於鎬壇之宮无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
人无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
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
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
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為
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
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
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
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

教也 習目

也 比谷

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
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
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
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
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
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執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
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
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辭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
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
之士敬容仁義之上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

東公孫龍也
魯達人也
名姓
廢也

无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无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濬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

躄病
躄字
異國
今其
守關
無全
形也
唐也
失道
類七
六種
類也
本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五音无當也鼓之一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東且方與我以辯相辨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閻也不以完其求鉞鍾也以求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常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為質矣吾无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

宋書

莊子

九

卷

執死
見執
而死

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尤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上衆狂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捷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

出木
也

孫叔
教市
南宜
際與
孔子
不問
時大
抵皆
耳

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虛頰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木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自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

卷之九

莊子

庚刊

九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耳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无爵，死无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弃，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梱也。爲祥。子綦瞿

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可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蓋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歎，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无幾何而

事怪羊特

也

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
 於是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齧缺
 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
 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
 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
 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且假夫禽貪者噐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
 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
 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
 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
 而不知禾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豨是也

將疏鼠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
 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
 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
 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
 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
 之地曰異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午齒長矣聰明
 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無三
 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无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
 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弃知於魚得計於羊弃意以目
 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
 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

極屋
極人
極也
極也
極也

也著知

也感是

鄰有夫妻臣妻登極者子路曰是稷搜何為者邪仲尼曰
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无窮其
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
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
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
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
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長梧封人問于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音
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
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
繁以滋予終年厭食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

此皆人
此皆人
此皆人

也靠

不識
不識
不識

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凶其神以象
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荏葦兼葑始萌以扶吾
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
也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
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
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
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
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
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
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
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

不識

不識

不識

不識

不識

大則罪不勝重則罪不勝也

寒一

也依也居也也言其不記也

天不賜功也

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
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
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邊伯三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
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
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
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下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
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史伯常蹇狝韋曰夫
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
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史曰是因是也伯常蹇曰夫
靈公有妻三人同盥而浴史鮒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
也狝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
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
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
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
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
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弁而
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
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為

卷之二十一 雜記

大方廣也
言子皆編

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
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
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
議其有極

外物第二十六

以首句
名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往惡來死桀紂凶人
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長弘死
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
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
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
火乃焚天愧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蟬不得成心若縣

音和

巨細
大音
特音
界也
牛也
作驚

於天地之間慰暨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
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莊周家貧故注貸粟於
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
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
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
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
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常與我无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
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
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入魚食
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鰲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

論音
人也

詩
禮文
其好

顯音
家願
下也

伴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淞河以東
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訛之徒皆驚
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漑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
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遠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
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祭豕大儒臚傳曰
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
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按其鬢
壓其頤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老萊子
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木
樓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
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

教音
微樂

阿曲
也謂
門音
且音

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
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亾其畧弗及邪
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
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
上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
焉終矜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
之淵平為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
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
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
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刺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

誠也
改民
之視

善也
子也

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誠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誠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誠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設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踏河，塗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寓言第二十七

以首句
名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謀，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

此非
之如
之類
者皆
以自
言如
黃帝
之類
之言
也

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死言，言死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死物不然，死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

天倪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讒，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故虻相過乎前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

太平造物也

善也

不治不親不笑不怒

物之理也

蝴蝶也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无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以終，若之何其无命也？莫知其所以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衆罔兩問於景曰：若何也？俯而今也，仰而今也，括而今也，被髮而今也，坐而今也，起而今也，行而今也，止而今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

知其所以，予罔甲也，蟬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者，字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唯唯。肝肝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讓王第二十八

此篇多言辭讓之事，故以讓王名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上，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

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百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孫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

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

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

所以
之也

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及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好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宮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是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

三旌也

也正坐

也腫也

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陳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緝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紕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富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牙則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遂笑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

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焉之節憲不忍為也管子居衞緼袍无衣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待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天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是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无位而不作丘誦之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

也

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膽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膽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慘、顏色甚慙、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

也
也

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子路、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

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
 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下隨
 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
 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洞。一作水而死。湯又讓齊
 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
 立乎？齊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
 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
 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
 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

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理
 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
 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
 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
 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
 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
 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
 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
 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此篇文勢全不以莊子

盜跖第二十九

以篇首名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

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曰、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身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搯、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及、其、本、身、作、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

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紫劍噴日、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此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

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尚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吾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

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耳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道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道此患，上无以爲身，下无以爲人。

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此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

五紀
六位
君臣
父子
夫婦

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為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䟽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毋弟，䟽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曰：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弃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无為小人，反殉而天；无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而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為，无赴而富，无徇而成，將弃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墨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无足問於知和，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

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
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
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
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弃至尊、以為其所
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
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
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
患也、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策究執、至人之所
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素人
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

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
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
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
以足而不爭、无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
以為貪、有餘故辭之、弃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
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
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
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
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
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
名譽也、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

寒浦 也 疾言 也 音價 也 氣 也 足也 也 若 也 積 也 皆 也 高 也 特 也

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箛簫之聲，口噤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老負重行而亡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辱矣。財積而不用，服膺而不捨，滿心滅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說劍第三十 以事 名篇

從 者 繼 從 言 者 繼 從 從 者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頰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十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无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

此以斷

口也

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

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无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第三十一

以人名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

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各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下以化於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挾琴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慨然一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八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慨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

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

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傾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擘音，而後敢乘。于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過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擘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死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撲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御寇第三十二

以首句
名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也？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

也而深

一作也

將保汝矣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搥而本才又无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

上彼定造物下造人皆

單場也無事也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共飲者相拉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未泯漫學磨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天之知不離苞首竿牘散精神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于无始而其

天下第三十三

以首句名篇篇內自叙其
道而開風之由故以是終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哉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
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
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
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
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
參為驗以稽為次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
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蓄息蓄藏老幼孤寡為意皆有以養
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

寂能
少能
也

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
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措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
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
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
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
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
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
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
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蔡氏用墨子書二篇名

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
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
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
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
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
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
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
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
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
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使人憂，使人

九音 鳩以治天下之川

相里 姓勤 名苦 獲心 齒子 三人 姓名 音

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及天下之心，天
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
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
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
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喪褐為衣，以
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
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
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蔣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
皆願為之尸，莫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

墨子非樂 卷下 四十六

墨者得道
者之
五道
碩儒

也而師
和音

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肢脛
无毛相達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
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
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
命人我之養羣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
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聃合驩以調海
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
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
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
太少曰請欲罔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
哉曰君子不爲奇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
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
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
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
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
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
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
後鄰傷之者也談駭无任而笑天下之高賢也縱脫无行

不音也
音也

說音
去角
也

而非天下之大聖推相斡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
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无過
未嘗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
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
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
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
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斡
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建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
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木為精以物為粗以

說音
去角
也

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
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
弱謙下為表以空虚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无居形
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
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為天下歛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
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无藏也故
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无為也而笑巧人
皆求福已獨曲全可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
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
老聃乎古之博太真人哉芴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

說音
去角
也

莊子

齊物論

卷一

七

不窮見
下至
莊語
之端

利一
作調
末以
言著

天地並與神明往與共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
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窮見之
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行以重言為
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
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玆非无傷也其辭
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
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
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
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也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
方其書五專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屋物之意曰至大

可為
辯士
不可
道也

羽有
毛至
下至
不竭
皆本
於意
子而
信以
語以
和崇
難有
詩解

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无厚不可積也其大
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覩物方生方死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
異南方无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
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沈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
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
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
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柶飛鳥之景未嘗動
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
狗黑抵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

可曉

倚人
也

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
 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圍也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
 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
 无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
 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
 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
 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
 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蠹之勞者也其於物也
 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
 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本駘蕩而不

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
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
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
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
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
國於是申商苛虛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
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
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
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摛摯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
名世之士王者之師而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

崇德書院
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
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
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涼以未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
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取慕而
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誓不絕故令之君
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獲編簡爛脫傳寫謬誤
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換卷焉夫理曉則
心愜文舛則意忤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
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意敷尋義理
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
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声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或文

重斤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聞愚昧多
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定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
穢矣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傳
十二卷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
有移易所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楊倞序

崇德書院
卷之二
五十五
崇德書院
卷之二
五十五



